

建言

把眼前的種種現象歸納起來，我們很容易得到一種結論，即政界裏奉公守法者埋沒，詐偽貪鄙者得志，社會上謹厚良善者備受欺凌，兇狠橫厲者着着優勝。總之，金錢權勢支配了一切，公理正義黯然無光。

先從各方面人事講起。現在用人，講勢力講關係的多，講真才講實學的，不在其人的學問能力和人格，而在其人背景的強弱，及其與長官。晚近所流行着幹部一語，最足表現此中的奧義。我們如以為幹部是指熟達的事務官而言，那是大錯。一般人所謂幹部，並非這樣解析，他們句話說，即長官的私人。這種人物非講關係不可，關係越深，就越被重。未必能替機關辦事。政界裏位置多半是被有背景有關係的人佔去，真正關係，只有埋沒。一般社會對於智愚賢不肖的評價，也不是以其人本身以其人境遇的窮達通塞為斷。奉公守法，誰都不去注意，做官却必須福垂至公，豈但是不近人情，簡直是大逆不道，結果非弄到衆叛親離，天，那是天字第一號傻子，贏來的不是同情，而是譏諷。主管收入或營業者相信。長官給你油水的事，那是特別垂青，有意調劑，若使你依事負長官的盛意。有了有油水的差事，不知報效，那是不識時務之極。人們對守正不阿潔身自愛之士，絕無敬意，而貪婪奔競有錢有勢者，不管其聲名多麼狼籍，還是到處被延譽，被奉承。所以奉公守法者得不到勸勉，而詐偽貪鄙者却成爲一世之雄。再說一般社會情形，安貧樂道，被目爲沒有出息的東西，安分守己，被目爲無用的代名詞，推誠守信，被認爲迂闊不切於實際，特立孤行，被認爲孤弱可欺。一個良善的老百姓，保甲長魚肉他，地痞流氓敲

(轉入第二面下段)

現象和結論.....	本社
從糧食公賣說起.....	戈平
從政者的襟抱.....	振聲
論鬼神.....	吳家鎮
玻璃新聞集.....	一記者
人物論——陳文淵.....	坦夷
談打倒.....	成林
「官員的早晨」.....	細言
采風錄(一).....	犀來
等待與追求.....	稻泉

封面 2

從糧食公賣說起

弋平

在早稻登場聲中，福州的米價又開始暴漲了，這兩天來，快要突破石米五萬元的大關，而閩南的廈門，則跳躍更甚，據說將近十萬元左右。這怕人的消息，對於日愁開門七件事的我們，無異是一個威脅。抗戰結束以後，米價始終未能穩定，談起原因來，真是很多很多，生產不足啦，軍糧奇，囤積居奇啦，交通困難啦，……可說是數不勝數。但就近日糧食市場的再起漲風，特別是早稻登場時的漲價，在尚未能探出風潮的真因以前，我認爲這和最近政府所宣佈的糧食公賣，當有多少的關聯，否則，不會這麼突然的。爲平抑當前嚴重的糧價起見，對於政府這一種緊急的糧食公賣措施，我們只有表示贊成的意思。不過在尚未實行的現在，我却有一些小意見，盼望能够引起政府的注意。

我常說一個制度的興革，絕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必配合有其他的社會諸條件的具備。所以實施糧食公賣的先決條件，依據我的淺薄的理解：第一、必須有嚴密的經濟組織之下，而且是生產機構相當社會化的國家；第二、必須在糧食完全不能自給自足的地方，像斯堪的那維亞半島那些國家，全靠著外糧輸入的接濟，那個時候，政府才有能力實施糧食公賣。返觀我國的情形，又是如何的呢？這八年來的抗戰，戰爭的炮火雖燬滅了一些地方，會

移轉一部財富的所有者；但戰前中國的社會本質，却一點沒有變更，甚至有些地方的情形，也許比前更壞，不用說，民生主義的生產社會化不易實現，就是連走上資本主義之路都距離還遠呢，其次，說到糧食生產量問題，中國的糧食是否完全不能自給自足呢？顯然不能這麼肯定的說，目前的糧荒，是有其極複雜的經濟與政治的原因，所以在分散的小農經營方式下的中國農村，政府將以何種方法來把握、集中大量的糧源，無限制的而有計劃的定量供給糧食市場，這一個技術問題的處理，偶一不慎，無疑的治絲益棼，將會招致社會騷動及生產萎縮的危險。遠者之例，茲不具說，陳儀主閩時代的公沽局，當不失爲前車之鑒。同時，我們因未見到政府的公賣辦法，還不能詳知內容，但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糧食公賣，必不是財政政策的統制糧食，而應是立脚於有積極性的生產計劃的管理糧食。我們粗讀歷史，即曉得中國所吃統制、專賣的虧，已經够受了。漢代以後的榷酤政策，專賣制度，雖暫時會解救財政的赤字，其反面則阻塞中國生產經濟的自由發展，妨礙原始資本的積累，使中國的國民經濟迄今仍逗留在落後的封建經濟的階段，無法向前推進一步，且會不斷引起騷亂，歷史上的茶寇、鹽梟、礦盜、木賊這一連串事實，又可助我們的深省，探究今日中國落後的根源。

詐他，土豪劣紳壓迫他，一切攤派他都分，但政府的救濟物品或貸款却永遠輪不到他。而兇狠橫厲的，越兇橫越有辦法。特強行兇，社會都得長怕他，特強要挾，政府也得饒讓他的錢。錢可通神，不管闖多大的禍，上下打點，也有人爲之調解，也有人爲之彌縫，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無。翻開各地社會新聞，姦拐、霸佔、詐欺、毆辱，日不絕書，都是強陵弱的紀錄，受其蹂躪者，是良善小民。

人類有求生存的本能，又最有適應環境的能力，金錢權勢已成爲生存於現今社會不可缺少的物事，人們爲求生存，不能不掙扎獲得這兩種物事，而最有適應環境能力的人們，金錢必最多，權勢必最大。不能適應環境的人，只有被壓迫，被蹂躪，由沒落而淘汰，由沉淪而漸滅。我們於此可以悟到我國每一朝代之末，何以好人那麼少。大概經過百數十年黑暗昏亂的生活，剩下來都是環境的適應者，詐僞貪鄙，兇狠橫厲。好人已漸就淘汰，子遺不多。所以王莽篡漢，上書歌頌莽功德者四十餘萬人，閹宦專權，魏忠賢的生祠遍於天下。除了這班詐僞貪鄙，有錢有勢的高官顯宦，及其攀附的徒黨之外，其餘便是兇狠橫厲的赤眉、銅馬、李闖、張獻忠那些流氓，天下何由太平。聰明的真命天子，把他們屠滅了之後，曉得要天下長治久安，必須反其道爲之，光武即位，便敦歷名實，尊崇節義，康熙皇帝便頒發十六條聖諭，懸之學宮，好人乃漸得喘息。自古以來，我國分久必合，亂久必治，一治一亂之局，其道理於此也大可恍然了。

X
X
X
X
X

從政者的襟抱

振聲

(一)
政治是眾人的事，從政者不僅是要辦理眾人的事，而且還要辦好眾人的事，所以更要成爲一個成功的從政者，必須要注意這個「好」字。

「好」的標準很難講，約略言之：適應國家與人民的需要的就是好；在中國史籍稱美當時政績的，一般的說：不外是「政簡刑清」和「家給人足」「俗美化淳」，可見好的標準，因時而異。

「政簡刑清」的時代，當然已經過去了，它並不是不好，而是不能重演於現在！「最懶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在極端的自由主義時期，也有這種說法；當然，政簡刑輕不一定就是懶，懶的政府却一定政簡，這說明了政府無爲，個人才可以各遂其生，但是這種單純樸質的政治社會，已經爲時代的進化所揚棄了！

至於家給人足，俗美化淳，在戰後百廢待舉的今日，仍不啻我們所祈求的目標，說到俗美化淳，我想有些前進的朋友，恐怕要罵爲頑固，其實善良的風俗和習慣，高度而普遍的文化知識水準，難道還不是欺詐相尋，劫奪是務，愚時而殘忍的今日社會所需要的？！

時人論政治家的風度和政治者的風範，所作甚夥，大都特具卓識，成一家之言，筆者所書，僅就單純直覺，試述其根本精神：從政動機，範圍不同，陳詞亦異，姑抒就教。

(二)

我嘗想：從政應該是一種犧牲，一種嚴肅而神聖的犧牲，尤以當前之從政者爲然，不然不足以從政。何以言之？今日之我國，政府與人民普遍的貧窮，這種貧窮的程度有一個比方可以說明：我們國家，如一個藉勞動爲生的苦力，平日自食其力，刻苦節約，微有積蓄，打了八年硬戰，正如苦力害了一場大病，不但積蓄用完，而且舉債累累，現在病是脫體，而體力未復，不能從事勞動，恢復其生產力量，而其期望，則在若干年後，欲使財富，生活水準，知識程度，皆可與今

日之豪富學人，並駕齊驅，一方須謀實力之充實，一方須謀財貨之聚積，一方尤要刻苦堅毅的節省！這樣艱巨的工作，非絕大毅力絕大智慧的革命從政者不能負荷，不能做「好」。

要負荷這種工作，要辦好眾人的事，首先必須有一顆悲天憫人之心，和匡時濟世之志。這樣精神，是利他的，不是自利的，孔子謂之仁，總理謂之服務，其間不能滲雜有絲毫的雜念，否則不但不能辦好眾人的事，而且連自己也會繳掉！因爲如果把從政工作爲一個榮譽的工具，那政治上的難題多得很，稍受打擊，就不容易支持，稍涉虛矯，就致釣名沽譽，甚至徇俗討好，苟合求容，這樣一來，毛病就多得很多，不僅是會國藩所說的「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意稍不如則怨」而已，至於爲利益爲享受，其後果不難想像，其失敗亦在有意中，姑不具論！

不錯，西方的政治思想，是着重在權利方面（見楊至清先生：「中國政治之路」附錄：東西政治哲學之比較觀二〇七面），選舉與被選舉，是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所以競選時是高自標榜，於選舉票是毫不客氣寫上自己的姓名（這指競選），但是我覺得這裏有一個要點應該特別注意，他們的所謂權利，應該是服務的權利，是基於責任感的權利，我們似宜以「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和「爲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的心情，去體念、去瞭解，才不致於皮相。

「仕不爲貧，而有時乎貧」，這是說明有些人爲生活而從政的一個原因。孟子這句話，說的時代不同，姑不問其真偽如何，現在應該加以新的解釋：這個「時」字，不再是時間的「時」，而是時代的時；在封建時代，游仕的人不得多，農民的負擔，也在乎這些人，尤其當國君有養賢風尚，故可以「後車十乘，傳食諸侯」，時至今日，治生之事甚繁，爲了生活問題，正不必個個從政。即就其利弊言，爲了生活，勢必患得患失，一有得賢之心，就處處受牽制，事事有顧慮，

處此情形之下，要把眾人的事辦好，無異南轅北轍！這是說明從政者必須除去為名爲利，甚至爲生活的觀念，以真情從政，然後政風自易澄清，政治效率，才能够增進。

(三)

要像這樣從政，自然不免有人懷疑這不顧現實的說法，從前的智識分子，多半是以耕讀爲業，生活也極簡單，爲國家服務，固然有養廉之偉，就是一旦退歸田里，還是可以維持溫飽，自然不需要競爭，鴉片戰爭，把我們那種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社會摧毀了，而新的工商業，還幼稚得可憐，從政的人，除了從政以外，幾乎無路可走，即退一步言：這些人都可以從事其他的職業或企業，然而够得上爲生活而能純粹出來爲國家服務的人，還不是生活已經解決了的人，假如政治的責任盡讓這種人來負，不是有希望？更難講。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們不能否認，然而並不都是如此，依個人愚蠢的看法，前者不難解決，後者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拿治生的出路來講：從前的所謂耕讀爲業的耕，恐怕不是每個人都直接的參加生產，不過消耗比較少，惟其我們今日的工商業不發達，所以有許多事業等待着許多人才去開始，就是不能從事工商業，也可以從事自由職業，再不能，只要「苦下身段」，自食其力的事都可以作，總理所說的服務，原是視其力之大小，「盡其在我」的去作，這和從政而不能辦好眾人的事比較起來，於自己，於國家，都是有利的，只是幹不幹的問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

其次，我所說的不爲生活，當然是指其動機而言，並不是說連從政者的最低生活，都不要維持，只是不可以從政爲營生之具，如果要等到自己的生活解決再去從政，我相信生活的標準沒有一個極端的標準，物質的富，很難解釋，生活欲望的滿足，更沒有一個定則，柏拉圖說：「吾人欲望之滿足，即爲吾心之富，欲望增加則富，欲望減少則富」，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也」，斤斤於物質生活的計較，那還談什麼政治抱負？這種人終身無成功的一日！這並不是說法；或者又成爲唯心論的玄學，相反的，正是爲了一般人的生活水準的提高，所以從政者，是要以自己的惡衣惡食，換取眾人的豐衣足食，甚至錦衣玉食，是要以自己的摩頂放踵，以換取眾人的富強康樂，至少在目前的中國的從政者，是需要如此。先憂後樂，猶其餘事！

這並不是高調，前面說過：我們正是一個害病後的苦力，在若干年後，我們要作爲大工廠的主人，就是說要完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建設，這當然是每個人的責任和他應有的努力，但是常是居於領導地位

的每一個從政者，更應該有一番澈底的檢討和空前的奮發；辛亥革命，是對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的革命，這次大戰，是對侵略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革命，而當前的責任，就是要對我們自己——對我們自己的貧困革命，所以必須以革命精神，來從事建設的工作。前兩次的革命，是流血的革命，這次的革命，則是流汗的革命，流血的革命，是壯烈的犧牲，流汗的革命，是長期的奮鬥，（儘管現在另有一般人高唱革命，但他做的却是破壞工作，說的是爲大眾和人民謀福利，實際上是使中國更陷於貧窮，這是錯誤的罪惡，也是罪惡的錯誤！）前兩次的革命，犧牲了無數的頭顱和熱血，這一次的革命，是應該由前兩次血光孕育中成長的志士，拿他的長期犧牲來完成的！

(四)

從政既是一種犧牲，不爲名、不爲利、更不爲生活，就個人來說，是爲了國家的需要，爲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爲了自己所真知篤信而願以整個生命來求其實現的真理。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是要「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總理領導革命，百折不回，是要求「國際、政治、經濟地位之平等」，古今來凡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都是有他信仰的真理作基礎，然後才能獨往獨來，無所沾滯，才有成功的希望，要認識道的本體，要踏上道的途徑，才能說得上「殉道」！

要辦好眾人的事，有了理想，有了目標，也就會有卓絕的毅力，和寬宏的度量。所謂「卓絕的毅力」，「是擇善固執，生死不渝」，所謂「寬宏的度量」，是「從善如流，過不憚改」；這兩件東西，在表面上看，好像是極端的矛盾，要獨往獨來，就不能舍己從人，要廣納輿情，却又不能獨行其是，然而這都不相干，問題的中心，只有一個善字，從善如流是善，擇善固執是善，有了這一個中心，所以廣納輿情，不是毫無主見，更不是盲目的順從，獨往獨來，不是師心自用，更不是一味的蠻幹，前者是要它察納雅言，後者是要它承受橫逆，實際是相輔相成，並不矛盾。

何以說有了理想，有了目標，就會有了毅力？因爲犧牲和殉道，本身就是一種無比的毅力，無比的度量，它就蘊藏在信仰之內，沒有殉道的精神，信仰就不是真的信仰，沒有信仰的毅力，這種毅力更不是毅力，所以說：「信仰生力量」，明乎此，則一切無待外求。

善是什麼？善是我們所篤信力行的真理，我們所執的是它，我們所從的還是它，這裏面不能也不會有所歧異，在各人的認識和思想領域中，它是一致的，至於怎樣去認識它，那另是一個問題，「學問爲濟世之本」，是在從政者之自勉而已。



論鬼神

吳家鎮

有一個朋友，有一天向我發問道：「喂，

老吳，是「有」鬼神呢？還是「沒有」鬼神呢？如果是「有」的話，何以我們都看不見它，聽不見它，摸不着它，觸不到它；如果是一「沒有」的話，何以自古至今，無論中外，有許多人要崇拜它，要信奉它，要畏懼它，要服從它？到底是「有」呢？還是「沒有」呢？」我回答道：「神乎鬼乎，其在有無之間乎！」這就是說：第一點：如果你以為需要的話，可以說：鬼神是「有」的；如果你以為不需要的話，可以說：鬼神是「沒有」的，第二點：若果你在心中設想，或者是相信的話，鬼神是「無所不在」的；若果你心中不去設想，或者是不相信的話，鬼神是「沒有存在」的，所以鬼神之有無，須依據人們的看法想法而定的。

以上回答了鬼神之「有無」問題，現在我們，姑且假定鬼神是「有」的，是「存在」的話，那末，神之與鬼，究竟有什麼分別呢？據我研究的結果，以為歷代我國的哲學家對於這一點，是有兩種講法的，第一種，混合說：一、「鬼神者，造化之跡也。」（程伊川）二、「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論衡·祀義篇）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張載）

四、「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朱熹）

五、「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朱熹）六、「鬼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也。」（吳澄）第二種區分說：一、「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禮記·祭義）二、「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論衡）三、「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孔子家語）四、「傳曰：「神者，申也；」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風俗通義）五、「鬼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近思錄）六、「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皆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朱子語錄）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

一、根據易經陰陽兩儀的範疇，把神看做是陽的，把鬼看做是陰的。
二、又根據易經陰陽兩儀的範疇，以為屬於陽者為善、陰者為惡；所以神是善的，鬼是惡的。

惡的。

關於鬼神之性質，即為善為惡，既然明白了；我現在打算把鬼神之形態，敘述一番，是在秦漢以後，對於鬼神各方面描寫的筆記札記，多至不可勝數，暫且擱開不談；姑在古典籍中之所記載者，引用數則，以概其餘。

一、中庸：「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道。」」
二、春秋，左傳：「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三、易經，繫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四、白虎通，郊祀：「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
五、論衡，死偽篇：「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
六、白虎通，災變：「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
七、風俗通：「昔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且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

玻璃新聞集

上海糧貸案在軍法處偵訊中，大公報記者往探被押之任星崖邵季高兩人，任指站在旁邊的邵季高說：「他們上頭的要人，事到臨頭，沒有肩膀，不來替我們說句話。我在四被告中職位最低，他在八米商中身價最小，我們兩個却被押了，天哪！」任的嗓子最高，牢騷發到激烈處，時時以雙手握着鐵窗桿而作憤怒之色。他最後又拍拍胸膛說：「你們報紙有魄力嗎？有魄力，我便說句話給你們聽。」記者便說：「你如有實話，報紙便有公正。」但他又把話吞下去，只說「不說了。」看來這回糧貸案，又是只拍蒼蠅，不打老虎，古有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誠然，誠然。

申報登，重慶市衛生局試驗DDT效力，用紗布蘸了DDT，包一只活臭虫，二小時後解視，依然無恙。美國把DDT效力宣傳得那樣偉大，何以到中國來却不能殺死一只臭虫，大概是橋逾淮而為枘吧！

漢奸聞蘭亭為海上三老之一，高檢處欲將其提訊，屢被拒絕。他拒審時說：「不必多審，爽快判決便是。」審亦是這樣，不審亦是這樣，何必多此麻煩，隨你們怎樣判便是。」雖經多方勸導，始終不肯離獄，後被法警強迫背負出庭。這個老頭子走錯了路，還要這樣倔強，誠屬可惡，但比起其他漢奸們，在法庭上搖尾乞憐，說許多委曲求全苦心孤詣的廢話，或是丑表功一場，大有將功贖罪綽有餘裕之觀，倒覺得這個老頭還有他的本色。（一記者）

鬼神本來是沒有形狀的，沒有體態的，若果是有的話，乃是由我們的思想或意識所創造，所幻想的，所以中國的鬼神，它們的耳目口鼻，衣裳冠履，都像中國人；西洋人的鬼神，它們的衣裳冠履，耳目口鼻，都像西洋人，可以見得：一、鬼神是我們心中，加以臆造的；二、如果鬼神具有某種形狀，某種體態的話，也是由我們心中，加以臆造的。

對於鬼神之性質形狀，已如上文所述；現在我更要進一步，來追問：鬼神與人類到底有些什麼關係呢？據我個人的研究，則有左列之種種：一、歆享：a.「神不歆非類。」（左傳）b.「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禮器）二、質詢：「質諸鬼神而無疑。」（中庸）三、薦用：「可薦於鬼神。」（左傳）四、祭祀：「有天下者，祭百神。」（禮記祭法）五、奉事：「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尚書說命）六、尊敬：a.「殷人尊神。」（禮記，表記）b.「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同上）七、憑依：「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八、聽從：「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左傳）九、禍害：「是以無害乎鬼神。」（禮記，表記）一〇、降福：「神福仁而禍淫。」（左傳）一一、主宰：「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左傳）一二、赦免：「我先王熊羆有疾，鬼神勿赦，而自竄於壘。」（左傳）一三、罰殛：「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左傳）一四、供養：「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左傳）一五、告知：「齋戒以告鬼神。」（禮記，曲禮上）一六、感動：「動天地，感鬼神。」（列子）一七、怨怒：「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傳）一八、裁判：「唯爾有神裁之。」（左傳）

由此看來，我們與鬼神之關係，是極其密切了；但是有人要主張：「無神論」，要主張「打倒偶像」；如果是站在理智方面去看，本來是無所謂鬼神的；所以要去敬神事鬼，是無異乎增加神權，加強迷信；如果是站在情感方面去看，任何人都須要有一種安慰，有一種企望；所以敬神事鬼，只可聽其自然，不必妄加阻撓。尤其是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各地方的政府，不僅不能增加他們的幸福，反而多方設法去欺負他們，剝削他們；所以他們之求神明的庇護，菩薩的保佑，乃是一種萬不得已的辦法。難道就不應該嗎。

說到敬神事鬼；在我們中國，尚有一事，與倫理哲學，或者是人生哲學，極其有關的，就是我們把先後逝世的先輩們，父母們，都看成一種神，都看成一種鬼，善意的；所以必須與天神地祇：一塊兒祭祀才好，我們知道：儒家之久喪厚葬，固然有許多地方，是勞民傷財的；但是因爲報本反始，而有宗廟享祠之建立；（縱的）因爲聯同姓結同族，而有族譜族牒之產生，（橫的）這爲我國所獨有，而爲他國所絕無的。固然，我們的國父，曾經主張把家族擴大而爲宗族，由宗族擴大而爲國族，是極有理由的；但是我覺得中國之敬祖重宗，聯族合姓，算是一種良風美俗，而是可以值得保存的。我還覺得我們中國人，因爲是看重了祭祀，着重了喪祭的典禮，所以能够在不知不覺之中，產生一種：「祭祀哲學」，或者是「祭奠心理學」，描寫得淋漓盡緻，體帖入微，這是耐人玩味的。

人物論

陳文淵

坦夷

一個人到社會上做事，起初無不勇氣百倍，以為任何困難無不可克服，過了若干年之後，受人們虛偽的周旋，冷淡的合作，險毒的排擠，無理的攻擊，常不免懊悔起現有的職業來，以為如不是現在這種職業，決不會有這種氣受，似乎這時纔有所謂職業的評價觀，但職業不容易轉變，人們也只好忍受，牢騷與悲憤之餘，欲謀心靈上的慰藉，只有宗教。

佛教屏除俗念，走向空寂之門，為個人計誠然頗為自得；可是我們生活的物事，離不開社會，對於社會取予失去均衡，於心總是不安，所以佛教的出世的和消極的人生觀，甚為人們所詬病。基督教一面講靈修，一面也辦理慈善和教育事業，世間的而非出世的，積極的而非消極的。佛教只有和尚的生活，沒有宗教家的生活，基督教是二者都有，過着和尚生活的是修道士，那也是以清貧貞潔刻苦靜寂自律，宗教家却抱着拯救人類的宏願，在社會上頗為活躍，所以宗教家的生活，並不空寂，而很充實。和尚是社會的遁逃人，而宗教家却是社會的領導者，人們有取於基督教不是沒有理由的。

一種職業，能給人們以心靈上的安慰，智能上的教導，物質上的救助，但本身又超然於政治之外；這裏為政治鬥爭所不到，學潮澎湃所未及，土豪劣紳也無法肆其爭奪與把持，只要自己心安理得地做去，便收水到渠成之效，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情，不必在公文上繞大圈子，也不必為應付功令，做起事來，生吞活剝，職業的高遠優雅，以我所知，無有出於宗教家之右，華西區會督陳文淵先生，獻身於宗教事業二十多年，又是最成功的一人，是值得我們特書的。

約在四十年以前，六七個小學生，年紀都不過十二三歲，一天圍坐一株大樹下面，各言爾志。有的說，我要做大學相，忠君愛民；有的說，我要做大將軍，率兵百萬，殺敵致果；有的說，我要做大財主

，良田美宅，妻妾盈堂；中間有一個小學生，只是笑不說話，大家一定要他說，最後他說，我要做一個拯救你們這些大官大財主的人。說這話的小學生，便是陳文淵先生。他在童稚的年齡，便有救世之志，他由美國回來，始終沒離開教會過，以他的辯才通達，精神飽滿，態度和悅，很快地他便被選為華西區會督，他可以說是美國在華教會的于斌。

人生處世有兩種哲學：一種是愛的哲學，像宗教家，根本以救世濟人為心，沒有權位利祿的思想，與人無忤，與世無爭，覺得凡人皆可愛。其他在社會上做事的人，不管你是好人或壞人，因為有磨擦，有鬥爭，總不能免於樹敵，所不同者，好人樹的敵是壞人，壞人樹的敵是好人，有了敵之後，心理就慢慢地長了憎的哲學，本來是精神健旺的，這時便頹喪了，本來是態度和悅的，這時便冷峻了，愛的哲學的人生觀，像置身在天國，憎的哲學的人生觀，無異於陷在地獄裏頭。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現在我們幹政治，就免不了有政爭，辦學校就免不了有學潮，產業界經濟界更是草木皆兵，而文淵先生却三十年如一日，照常主持會務，集會講演，進足兼善天下，退足獨善其身，我們真佩服他擇業的聰明。

一個的職業，不單在主觀上，有愛的哲學和憎的哲學的分野，在客觀上，亦有敬的對象，畏的對象，憐的對象，與蔑的對象之殊。雖說每種職業都可以使人敬，只看你的作風如何，但無條件地受人們敬重的，却也不多。純潔的旨趣，博大的同情心，謹嚴的行動，有節度，有節度，是人們得自宗教家共通的印象，文淵先生便是以這種印象長存在人們眼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他永遠是快樂和被人敬羨的。

談 打 倒

成 林

「打倒」兩字，記得初時只用於打倒某種主義，如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等，不知從甚麼時候起，也用於打倒某些人了。我常常想，對人何必用「打倒」字眼，國家有法律，檢齊證據，告他一狀，不是該撤換的撤換，該槍決的槍決，何必打倒打倒的呼喊呢？

話雖這樣說，但我要聲明，我不反對呼喊打倒某種主義，因為主義的罪惡，不能向法院控訴，也沒有人能將其撤換槍決，只有向大眾呼喊，大眾覺醒過來，或且可能致主義於死地。大概也是因為主義的變革，必須大眾覺醒，不是一二人所能為力，所以才有在通衢大道，揭貼標語，呼喊打倒的必要，若僅欲趕走某些人，也來揭貼標語，呼喊打倒，實在太濫用。因為一個人職務上自有隸屬，法律上自有制裁，某些人如果要不得，去之之道，大有正常的途徑可循。他的上面不是還有長官或上級機關，而長官和上級機關之外，不是還有法院嗎？可是近來社會風氣，打倒兩字是被廣泛地使用，甚至小小的保甲長，居然也有被揭貼標語，呼喊打倒的可能，我們看那牆壁上花花綠綠的標語，真懷疑那些揭貼的人，心目中究竟還有政府與法律沒有。

揭貼標語，呼喊打倒，照例是不會發生效力的，效力還得靠大眾的覺醒。所以這是對大眾宣傳的一種手段。人事問題用不着大眾的覺

醒，只要長官或上級機關及法院是明白的，罪有應得，國有常刑，一切不是都解決了嗎？人事問題也來個揭貼與呼喊，似乎是我國人獨特的作風。

我們相信政府對貪污瀆職的公務人員，也是想嚴厲制裁的。各級黨團部及民意機關都接受人們的檢舉，很多機關都設有密查或意見箱，接受人們的陳訴與意見，對人不滿，救濟的方法很多，只是揭貼與呼喊，可見根本寫不出甚麼理由，提不出甚麼證據，自始也不希望其生效，達到打倒的目的，而是給那人一個不好看，藉以快意而已。推此意而廣之，便是社會新聞上日不絕書的對人身體的毆辱，屋舍的搗毀，使原不很好的社會秩序更加不好。

成為打倒的目標的人，不外兩種原因：一為措施不當，處理違法，這是法律上問題，可以向其長官或上級機關訴願，或是到法庭上起訴，一為人格卑下，聲譽不佳，這是道德上問題，政府無法執法以繩。歐美社會對這種人也有辦法，我國社會也曾屢見不一見的抵制運動便是。抵制所以又名為杯葛，就是英國有個名做杯葛的地主壓迫農民，農民便聯合起來抵制他，英政府是講法律的，杯葛沒有罪名，不能辦他的罪，農民聯合抵制他。反抗他，英政府也不便阻止。不過農民一越出法律範圍，焚燒杯葛的穀子，法律也不能饒恕他。

我國有所謂清議，有所謂公論，最後有所謂不齒於人，與眾共棄，都是社會制裁的表示，抵制是社會制裁最有力的一種手段。大家對於共棄的人，拒買、拒賣、拒絕一切的交際，這人在社會上還活得成嗎？既不觸犯刑章，又可達到制裁的目的。法律制裁之外，還有社會制裁，我們是萬分贊許的，不過作為社會制裁的手段來看，揭貼標語，呼喊口號，破壞秩序則有餘，制裁惡人則不足，實在是個最拙劣的方法。

總廠老店 洋洽 電話：二四一一
總店 台江路 電話：二七三三

支店：觀井路 三保路
小橋路 中正路

民 天 食 品 廠

政油 魚露 醬品 水酒 燒臘
糕餅 糖菓 海味 菜乾 罐頭
本廠每逢星期特製星期餅乾廉價批發

三公司海運聯營處

便利復員工作
促進省產外銷

總 辦 理 處

福州 上海 汕頭 廈門 溫州 各口
香港 汕頭 廈門 溫州 航運

電話：二八八七
電話：二八八七
電話：二八八七
電話：二八八七

上海分處：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
台北通訊處：漢口大馬路三三番地



「官員的早晨」

細 言

看到N·果戈里一個名叫「官員的早晨」的獨幕劇。劇情簡單極了，所寫的是一個作為主人的官員和另一個作為客人的官員的一場晤談。主人叫伊凡，客人叫阿歷山大。大清晨，客人阿歷山大來拜訪主人伊凡，兩人就談起話來了。首先談的是關於打牌的事情，接着談到關於他們的「大人」，隨後又談到上給廳長的呈文，最後則是吹噓和嫉妒的結束。當阿歷山大提到他剛從「大人」那裏來，曾經和「大人」談論這個那個的事情的時候——

伊：沒有講起我來嗎？

阿：也講起您來的，並且還是極有趣的談話。

伊：（活潑起來）什麼？什麼？

阿：讓我順着次序講下去。這是極有趣的事情。大人問我常到什麼地方去，為什麼許久沒有看見我？他還願意知道昨天晚會的情形，有什麼人到場。我說：「到場的有保羅、格里郭里維奇、鮑爾曹夫、伊里亞、佛拉地米洛維奇、蒲蒲尼城。」大人聽我說一句話，跟着就說：「姆！」我說：「還有一位，大人熟識的……」

伊：這人是誰？
阿：你等一等！您以為大人怎樣說？

伊：不知道。

阿：他說：「這人是誰？」——我回答：「就是伊凡、彼得洛維奇、巴爾蘇闊夫。」

伊：「姆！」——大人說——「這是一個官員，並且……」（舉眼向上看）「您這裏的天花板畫得很好看：房東花的錢？還是自己的錢？」

伊：不，這是公家的房子。

阿：很不壞，很不壞：籃子，豎琴，週圍是乾麵包，小鼓，銅鼓：很自然，很自然！

伊：（不耐煩）大人說什麼？

阿：是的，我竟忘記了，他說什麼？……

伊：他說：「姆！這是一個官員……」

阿：是的，是的；他說：「這是一個官員……在我這裏當差。」以後的談話沒有什麼趣味，起始講平常的事情。

伊：以後沒有提到我嗎？

阿：沒有。

伊：（自言自語）暫時還不大多，我的老爺！假使他說：「巴爾蘇闊夫先生，爲了某項，某項的勞績，我已呈准頒賜勳章。」

這就是他們賓主兩人的對話！這就是果戈里筆下的官員！我們曾經讀過果戈里的「死魂

靈」，知道他是一個刻劃俄羅斯地主階級的能手；現在我們讀着這個小小獨幕劇，知道在刻劃俄羅斯的官員們上，果戈里也給我們留下怎樣的色彩！喜劇「巡按使」自然是果戈里在這一方面最偉大的成就，但我實在更喜歡這個小小獨幕劇。在現在這樣的世代裏，有什麼事情不可能發生的？「巡按使」的喜劇式的誇張，並沒有半點不真實；而在這個小小獨幕劇裏，作爲一個中國的讀者，覺得他所寫的竟然正是我們現在所看見的！一個官員對於他的上司，有的是怎樣可笑可憐的期望！「暫時還不大多，我的老爺！」他想，如果上司能够多講幾句關於他的話，能够爲他呈准一個勳章！不過，總算是講到過他了，這就是可欣幸的；因之，他對自己的官職不禁自誇起來了。他覺得自己的官職是血汗換來的，希望能够在頸上掛一個勳章，用以證明上司對他的注意。自己直說當然不好，他只能請求他客人的幫忙，他說：「我要求您一件事情，寬宏大量的阿歷山大、伊凡諸維奇，有機會的時候，隨隨便便地對大人暗示一下，巴爾蘇闊夫的辦公廳裏有秩序，任何地方遇不到這種樣子，或是這一套的。」

這便是這位官員的願望！這位官員的口吻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願望立刻招引來另一個人的嫉妒了。受了主人的拜託，在和主人告別之後，在僕室裏，客人阿歷山大對主人發着牢騷道：

「我最看不過這類的人！什麼事情也不做，只是發胖，裝出他是了不起的人，一會兒做成了這件事，一會兒改良好那件事——真有德行！還想得這東西！還想得勳章！他是會得到的！這騙子是會得到的！這類人永遠會成功的！……他還求我替他說話！是的，他竟求到我的頭上來了！我要對你好好地幫幫忙，讓你不得着勳章，你得不着的！你得不着的！」

稍後於果戈理，却正繼承着果戈理這種幽默而淒澹的作風的柴霍甫，在他的契紅德（Chekhov）時代，曾經有過一個名叫「波斯勳章」的短篇，所寫的也是和官員伊凡相類似的「勳章熱」的。做官的目的只爲了得到上司的注意，爲了得到勳章，而自己則什麼事情也不做，只圖發胖，自以爲了不起，這樣的人物，自然是可以成爲作家諷刺的對象的。在果戈理和柴霍甫的筆下，使我們讀了覺得可笑和可憫。除了在作品裏面，果戈理和柴霍甫，對於俄羅斯那些腐敗到近乎麻木的官員和知識份子，都還曾經有過更直接更坦白的譴責，只是在這篇短文裏不能抄舉。作爲這種官員和知識份子的腐敗麻木的對照的，是農奴生活的悲慘；而作爲這兩種情形的結果的，則是一個暴風雨時代的來到。果戈理和柴霍甫，和其他十九世紀末葉的偉大作家一樣，是給俄羅斯黑暗社會，敲喪鐘和敲警鐘的人！

如果說文藝作品是現實的鏡子，而我們讀者也可以從它得到教訓的話，那麼，我們便不

禁要聯想到我們自己的現實了。出現在果戈理和柴霍甫筆下的官員們，還只是一種「勳章熱」者；但出現在我們國度裏的目前的官員們，情形可已不同了。勳章有什麼用？我們中國畢竟是一個重實利的國家，我們的官員們要比果戈理和柴霍甫筆下的官員們進步聰明得多了。

然而雖然進步聰明，但作爲官員們腐敗麻木的對照的，不也正是大多數人民的死亡和悲慘生活嗎？只是大家都不願意去想一想，作爲這兩種情形的結果罷了。

（七月十二日晨）

福州復興汽車公司聯營處

- ▲促進復員工作
- ▲維持市區交通

班車準
管理周密

福州平水輪船公司

設 置 客 艇
配 備 周 到
託 運 物 品
手續 迅速
承 辦 穩 妥
班 次 準 確

衛 厝 王 厝 洲 蒼 荳 公 司
八 五 〇 二 二 二
八 五 〇 二 二 二
五 五 〇 二 二 二

建華火柴廠

洋琴牌：火柴

桿子均勻 品質優良

勝過舶來 歡迎批購

福建福州

★爲慶祝五十五週年紀念★
新奇春綢布百貨商店

全部減價二星期

歡迎各界光顧

地址：福州大橋頭

松茂肥皂

有普通肥皂
兩倍以上之效力

$$I > 1 + 1$$

本刊啓事

紙價工價，日在上漲，本刊雖欲維持原定價目，勢已不能。自第十一期起，另售定價改爲每冊二百元。活期定戶，照此拆算。謹此預告。

探
風
錄

扉 來

夜不閉戶的麻沙

狹窄的街道偏地盡是不潔之物，麻沙和其他鄉村是毫無二致的，一晚我酒後回寓，只見兩旁人家門口堆積着柴把及雜物和白晝一樣，有的門戶還未全閉，我深訝，因問同伴道：「難道麻沙沒有偷竊的事嗎？」他說：「是的，我到此已數年，還沒有聽說過」。一天我到街上買紅糖做料用，給賣糖的五分錢，他說：「五分不賣，至少一毛」，我說：「隨便給多少都行」，他給我一塊而不要我的錢，我把一毛錢放在他担上，他丟還我的錢，便挑走了，這樣情形我走遍福建東南西北還未遭遇過，麻沙大概有鏡花緣君子國之風哩！

永安典老婆

我到永安不久，便認識一個土著，他向我建議道：「你孤身作客，何不典個老婆替你洗衣燒飯」？我問他如們典法，他說：「一百元五十元都行，大概一百元可典兩年，五十元期限一年，假使兩年中和你生個男孩，她的丈夫只拿百元同你取贖，假使生個女孩，取贖時便要附以利息，假使男女孩都不生下一個，那他不但要給利息，還要算還兩年來在你處的飯錢」，我說：「替人做工做老婆，贖時還要算還

利息與飯錢，這是何道理」？他說：「這很明顯的，不生男育女，便於你無功，無功，自須清還一切，你講公道不公道」？

清流的毛人

三十三年舊曆除夕前兩日，連城人都忙着準備過年，獨在異鄉的我，正難排遣寂寞之時，張君志良忽來招邀，說他家中有五年陳酒請我嘗嘗。他家在清流邊境某鄉中，距連城約四五十里，須從亂山中穿過。原為盜匪出沒之區，但嗜飲和苦悶却太過畏懼之心，那晨便同起行，晚才到達，張君之父殺雞煮酒盛筵相待。席間各述見聞以助飲興，其父說：「抗戰前數年鄰鄉突來一人，徧體黑毛，身長似成人，耳目口鼻亦如人，惟手足似猿猴，闖入地瓜園，任意翻掘喫食，吃完，毛人將祠堂前三四尺長的石柱拔起，橫擲園中，便往柱上一蹲，拉下一大堆爛屎，然後跳躍地跑到山裏去」。所謂毛人，自是猩猩，禮記上說：「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可見中國自古迄今都有猩猩。而現在動物學家却說，猩猩出產地只在印度非洲等處，大概是調查工作尚未精密吧。

新年在長汀

我在長汀附城人家裏，獨自租了一間房子

，為的是便於躲避敵機的來襲，舊曆新年快近時，照例地預備些醃臘東西，以供數日之用。元旦到了，我剛用過早飯，便有賀客來臨，一進門便向房東拱手賀喜，說些吉利話兒。女房東便在大廳桌上排下幾碗菜，請客人席，又強拉我作陪，席中排着一碗整頭白煮大公雞，其他是油炸芋頭粉片，豆粉魚丸，地瓜粉片湯，白羹肉等等。我在除夕前兩天便已聽說，此雞不可吃，是排着做樣的，因為新年天天請客，至少八九天，那來這多雞，我默察，果然儘管主人殷殷相請，客只不吃。酒盡數杯後，客便起辭，主人也不強留，似乎還是為禮而來，為禮而飲，並非為肚子為感情而相會的。所以禮齋既盡，便可各自分開。我回到房間不及五分鐘，又有客到，主人又拉我作陪，我堅辭不了，只得又陪坐了十幾分鐘。吃完，我便帶了醃臘東西到野外去，準備天晚才回，一曲清溪，數株老樹，溪邊樹下有一間小小村店，是我躲避空襲之處，我剛走近，店老板却已迎了出來，拉我進去，我只得又奉陪了。他的菜和房東的一般無二，據說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天黑回寓，我要求房東勿再強拉作陪，幸蒙原諒，所請獲准，不然我要天天野餐，那真苦極了。



等待與追求

稻泉

落伍與進步的分野，表現在等待與追求，等待就是停滯，「停滯於等待之衝，將入於永不之室，」要想克服「永不」，只有熱切的追求，追求是歷史的動力，時代的引擎，自然的巨鑿，我們要推動歷史，把握時代，改造自然，只有不斷的追求。

誰甘於做歷史的罪人？死去的祖先不能起來懲戒他們的孽子了，活着的子民却再不能阻止在時代的逆流中，苦海衆生，誰作慈航？有誰登高一呼：「我們要追求」！追求是等待的屠刀，我們要向落伍的詭客清算！讓那些馬馬虎虎的糊塗虫死去吧，他們的聰明已經沉澱，在歷史的河床上了。讓那些守株待兔的僵屍蓋棺吧，他們將腐化在沒有陽光的墓地裡，讓那些俟機而動的賭徒破產吧，他們將在「平凡的真理」中顯出窮酸的原形來，我們將向何處追求呢？時代啓示我們落伍與進步的鐵則，人的力量就在表現如何從鐵則中分辯出行動的捷徑，我們需要民主，可是民主的真義是政黨服役於絕大多數的人民，政黨的主要任務在「整理民意，推荐人才，」並不是「歪曲民意，製造傀儡，」我們需要自由，可是自由的真義以不侵害他人的自由為前提，並不是把「己的自由建築在侵害異己的自由上；我們需要建設，負責建設的主管人和主管機關要自動地找事做，最低限要把上級規定的本位工作建設好，萬不能起自「等因奉此」而止於「仰即知照」，如果限於經費，也該積極設法，一條要通過兩重

然而中國目前最大的悲劇，即在昧於這平凡的真理，睜眼看看這個國度里的衆生，上上下下，醉生夢死，如醉如癡，「天下無不了之事，天下無不死之人」，下焉者馬馬虎虎，糊塗一生，沒有等待，沒有期求，抱着他們惟一的聰明：「人生難得幾糊塗」；中焉者守株待兔，一切取決於命運，死生造化，早已安排，「鐵板算」的眞言，無法違背。強作追求，有逆天理。不如逆來順受，俯首於惡運的擺佈，或則靜待「雨過」，總有「天青」之時，於是對國事則「馬首」是瞻，四萬萬人的歷史，恭請「貴賓」轉捩。對本身工作則「公文處理」，上呈下令，開會散會，滿口「建設」，滿紙「生產」，可是勝利快一年，交通阻滯如故，翻車死人疊聞，第一大工業都市的烟肉冒不出煤烟，樂園的冒險家樂得呼吸新鮮的空氣。至於上焉者的「等待」，則更盡聰明之能事，「俟機而動」，「等待」之妙訣也，抱着劉邦朱元璋的理想，高呼華盛頓列甯的口號，無辜的「民主自由」，竟成爲御用的幌子，於是談談

高山的公路却在商營資本上通車了，而一條平坦的沿海國道，早經民力填下土方，限於經費的橋樑涵洞，總要在沒有辦法中，想出辦法來才好，這是追求的起點，也是進步的慈航。
落伍與進步的分野，表現在等待與追求。
七月十二日於榕城

第十期目錄

節約消費與生產復員.....	本
兩種平衡的對照.....	解
問題的關鍵.....	公
強化省營出版事業.....	志
人物論——劉政芸.....	徐
歸國論.....	巴
番W.....	王
海行小記.....	稻
關於自縊的人.....	泉
算D.....	梅
R D.....	耶

建言

（每逢星期日出版）

編輯者 建言週刊社
發行所 福州南衙郵局第四號信箱

總經理 致知書店
廈門中正路四十一號

廈門青年圖書出版社
廈門中山路一七〇號

印刷所 風行印刷社
福州光祿坊十一號

建言

榕豐案現已鬧得滿城風雨。這是本省多年來大案之一，本刊義不能緘默，願以最嚴正立場，予以論列。

我們細讀榕豐全案，最痛切感到的，即辦理的人們慈心大，識見小。該行法律上地位怎樣，自己弄不明白，不管站在那一邊，都不能自圓其說。

榕豐是私商業組織呢？還是公事務組織呢？是全案癥結所在。該行如為私商業組織，則以下各點就要受指責：

第一、田糧處指撥賦穀五萬二千担給該行，價款不必預付，可以俟運榕十日後繳納，私商業何以能享受這樣利便？

第二、該行承運賦穀，各地政府為之派用民夫，每十華里只給工價六百元，私商業何以能得到政府這樣的助力？

第三、該行運穀抵榕，如遇榕市米價低於其成本時，該行得將其退還田糧處，田糧處即照其成本收回。這是說，榕米跌價時，該行就變為承運，收回集運保險裝包耗損諸費；價高時，就銷售營利，私商業何以能得到這樣保障？

該行如為公事務組織，則又難逃以下各點的抨擊：

第一、平糶是政府社會行政的一種，何以會有股東會？何以會由私人集股來辦？而其與田糧處所訂契約，何以竟有盈利統歸股東所有的規定？

第二、該行的組織根據省府那一號指令？其章程規則經省府那一次會議議決？

第三、其人事的配備，辦事的手續，怎樣規定？其集運保險裝包耗損諸費，有何法令的限制？

榕豐不像是私商業組織，又不像是公事務組織，兩邊的便宜都檢，兩邊的管理和拘束都不受。所以人們如將其作為私商業組織看，就覺得它不該享受這樣優惠的條件；如將其作為公事務看，又覺得它太乏法令的根據，組織與管理也不該這樣隨便。

我們如就行政方面觀察，深感政府對榕豐的組織，及其辦理人們動機之有欠純正，未免認識不足。中央報登劉主席談話稱：「惟過去平準社係由政府出資辦理，目前政府實無力及此，乃由史議長黃前市長蔡前理事長等召集米商會談，

(轉下頁)

榕豐案平議.....本社

省立三院校的展望.....聽雨

痛論貪污.....平和

說士.....吳吟

現代智識階級之責任.....吳家鎮

人物論——林語堂.....坦夷

艱苦的時代與詩人的態度.....細言

面子問題(下).....王夢鷗

全省中等師資所從出的師事.....中天

利用與被利用.....二木

省立三院校的展望

聽雨

省級財政實施之後，本省財政大感困難，當局已經非正式表示高等教育歸由國家辦理，但中央對這三個省立院校，是否準備接收，接收後怎樣辦法，我們尚無所聞。現在三院校好像待字閨中的少女，在省府看過去，女兒終歸是別人家的；在中央看過去，還不會風聲雨聲；在他們本身，不知誰是誰家，心增是相當惶惑的。

三院校成立了都已頗有年所，活跳跳的三個少女，總應該讓他們有個歸着。我們禁教育部借筆代籌，可以有四種辦法：一種是依省參議會原案，將三院校合併組成林森大學；一種是依去年全國教育復員會議的決議，不再新設大學，而將三院校合併於廈大；一種是二院校分別調整，如醫學院併於江西中正醫學院，農學院併於浙江英大，師專改組為贛閩師範學院是；一種是中央不準備接收，仍着本省繼續辦理，中央每年予以若干補助。這四種都可能，那種是策之上者，願就所見提出給關心本省教育者討論。

省參議會建議設置林森大學，藉以紀念林故主席，用意在紀念。只要紀念有着，從頭辦一個大學也好，把現成的大學改名林森也好，毫無成見。但當討論該案的時候，却有幾種推論，即林故主席是福州人，該校以設在福州最為理想，惟福州已有了私立協和大學，又有好幾個公私立院校，從頭辦一個大學，實不如將現有的省立院校合併組成之為合理，因此辦法裏頭有這樣的主張。林故主席功在黨國，設校紀念，各方都沒有異議，所以中常會立予通過。蔣主席更進一步，鑒於中正大學轉為盛名之累，擬選一個辦得最有成績的國立大學，改名林森，以資紀念，以揚幽光。蔣主席沒注意到原案設在福州的希望，也沒注意到辦得最有成績的國立大學，都有悠久而光榮的歷史，改名不是容易，因此林森大學便這樣擱淺。我們無論站在紀念林故主席的立場，或站在高等教育合理化的立場，都覺得將現有省立院校合併組成林森大學，是最順理成章的事情。甯滬林故主席的友好，近有林森大學促進會的組織，趁此財政改制，三院校的歸趨，尚在舉棋未定的時候，我們希望他們努力促其實現。

省立三院校合併於廈大，使廈大成功為一個院系最完備的大學，自是一種很好的辦法。不過廈大遷回廈門之後，房屋與設備都感不夠，而在廈門延致許多院系教授的人才，也有困難。一下把三院校合併廈大，未免把過重的負擔加在廈大身上，不是廈大與三院校之福。

如將三院校來個合理的調整，第三案實比第二案為勝。江西中正醫學院接收省立醫學院，浙江英大接收農學院，基礎擴大，設備與人才得以充實，我們不持褊狹的省界之見，實無反對的理由。贛閩師範學院籌備多時，迄未產生，這樣一來也就實現。至於院址設在江西或福建，那是細節。

最後是三院校仍由本省繼續辦理，中央略予補助，這是最省事的辦法。本省面積十一萬方公里，人口千二百萬，大於歐洲荷、比、丹、挪諸國，維持高等教育三所，並不為過，不該以費絀為言。至於三院校之應徹底整頓，那是另一問題。若然，我們希望省參議會再提一案，合併三院校組成省立林森大學，以貫徹紀念林故主席的初衷，因為第二第三兩案，林森大學的設置是談不到的。

以政府賦稅配交負責領運銷售。但商人藉口運輸困難，不願承應。時值廢歷年關，米價波動甚劇，士等以政府既允發給賦稅，地方士自當任勞任怨，義不容辭，乃邀集社會人士倡組裕豐米行，負責承運食米濟裕，其動機原為社會公益及救濟性質。劉主席認準此辦法，政府無力及此，現在該行只有一百零二萬元資金，當為劉主席始料所不及。政府雖窮，當不至於連一百零二萬元都拿不出。米商如知道所需資金只消百餘萬元，便能替裕市盡了救濟與公益的責任，當亦不至讓史等任勞任怨，專美於前。社會人士願出數萬元辦理裕市救濟與公益者定不乏人，何只僅僅史等所邀集的那些人。所以裕豐案責任最大的，此中有人，不言而喻。

我們讀裕豐股東丁美學啟事，中有：「本人以所繳資金，為數不多，賺錢虧本，均不在意。對於該行內部之人事及經濟，從未過問」等語。平心而言，裕豐股東中，賺錢虧本均不在意，人事經濟從未過問者，必不在少。表面上雖有官僚資本之名，實際上並無官僚資本之實。他們或貪圖小利，或糊塗一時，上了大當；而把當給人家上，欺蒙政府與社會者，依然被網漏吞舟，不官不商，搖搖擺擺，以偽善面目，出現於大庭廣眾，實非我們良心與正義感所能忍受。

痛 論 貪 污

平 和

檢討現實，一般所最痛恨的，莫如奸商和貪污。但奸商和貪污，實有因果本末的關係。蓋商人如將本求利，錢多多賺，錢少少賺，是為今日制度所承認，法律所保障的，這樣的人，決不能稱之為奸商。而所謂奸商，乃是所得之利，不是基血本而來，或利溢於本，超過了市場正常標準。那末，這溢量或無本之利從何而來呢？就出囤積居奇，走私漏稅等非法的行為。而法為國家所立，有官為守，倘官吏惜身如玉，執法如山，試問奸商的非法行為，從何而起？所以奸商與貪官永遠是正比例的發展，社會上有奸商，其背後就必有汚吏；而從因果本末上看來，後者毋甯還是前者之母呢。

故從今日社會上奸商之多，我們還可以斷言今日之貪污亦不少。固然，奸商無論如何神通廣大，其所以售奸，不外體現於商品之囤積或流通，因此比較容易看出；而貪污可以一席話，一轉手，即大發財源，不露破綻，縱被告發，也多一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至查有實據的，當然只好辭職；故貪污比較難於明認。但官吏為國家公人，有定額薪俸，倘查其所入，衡其所出，察其日常生活行為，自奉厚薄，則誰是貪污，誰是廉潔，也就不難看出。一個科長太太而能日事看戲打牌，一個廳長每月家用經常支出就是幾百萬元，要說不是貪污，其誰能信？

貪污之通俗的說法為「括地皮」，固直接貽害在民，但更受累的还是國家。實際上貪污之事，除公然盜用公款以外，大多都是私相授受的取之於民，而國家財政，除手段上是依據法律，本質上也無非取之於民。顧民力有窮，取財也有其極限，在這個限度以內，私取一分即不啻國家財源少一分保證。再者貪污行為，雖有時亦在法律明文制裁以外，但多數的貪污，畢竟不能說不是違法犯紀；而法是國家權力最大的寄託，法而可違，自等於削弱了國家的權力基礎。至於法令明

文所不及的貪污，固可美其名曰：「取不傷廉」，而狡官滑吏，於此道亦最拿手；但既為私取私予，無形中也就不免的要降低國家的聲威與信譽。俗謂「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就是最樸實而最精微的描繪。所以貪污的惡果，禍國決不下於殃民。歷史上盛世轉衰，無不以官守失常為始。南明之亡，當時就有一「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之慨；清代國勢盛衰，以乾隆一朝為其分界線，當時大學士和珅，任寵專權，貪污尤甚，後經下獄抄家，發覺其私產竟超過皇家國庫以上。自此以至嘉道咸同，國勢遂每况愈下，一蹶不振，推始溯源，要可見其中關係。宜乎岳武穆有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千古以下，思之猶有餘慨！

考貪污情事，中外古今，皆所難免。稽諸史乘，貪污差不多就是隨有史以俱來，而我們的反貪污的教義，亦早立於數千年以上。孔子的「政者正也」，孟子的「一芥不苟予，一芥不苟取」，管子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都是向來為官的箴言守則。其具體表現者，如楊震四知，更是千古傳為美談。我們今日要泯除貪污，最好自然是希望所有官吏，自省自悟，一律做到公正廉明。但這種修身克己的工夫，保民保赤的懷抱，畢竟是可遇而不可求。如其易求，我們也就不會感到貪污之風，於今為烈了。須知現在政治以法治為基礎，而貪污總是枉法亂紀的行為；韓非曰：「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消滅貪污，我們與其期之於賢，無甯期之於法。法決不承認貪污，而貪污仍不能免，不是立法有所不週，就是執法有所不力。倘能週訂法令，嚴密監督考查，一經發覺，即予嚴刑峻罰，則貪污之風，自亦不難大戢。

此是國家權力的體現，而在今天的民治時代，國力乃民意所集中，故法有不足不到之處，唯賴人民公意以補足之。故肅清貪污，除嚴

現代詞彙中的軍人一名辭，在古代叫作士，士原來是又文又武的，文士和武士的分立，是唐以後的事。

在春秋時代，金字塔形的統治階級，王諸侯大夫以下的階層就是士，士和以上的階層比較，人數最多，勢力也最大。其下是庶民和奴隸，是勞力者，是小人，應該供養和侍候上層的君子。王諸侯大夫都是不親庶務的，士介在上下層兩階級之間，受特殊的教育，在平時是治民的官吏，在戰時是戰爭的主力，就上層的貴族階級說，是維持治權的惟一動力，王諸侯大夫如不能得到士的支持，不但政權立刻崩潰，自家也不能保全。就下層的民衆說，士又是庶政的推動和執行人，他們當邑宰、管理租賦、審判案件（以此，士這名辭又含有司法官的意義，有的時候也叫作士師）維持治安，當司馬管理軍隊，當買正管理商人，當工正管理工人。和民衆的關係最爲密切，因之又慣常和民衆聯在一起，就職業的區分，士爲四民之首，其下是農工商。再就教育的程度和地位說，士和大夫最爲接近，因之士大夫也就成爲代表相同的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的一個專門名辭。

士在政治上社會上負有特殊任務，在四民中就獨享受教育的特權。爲着適應士所負荷的業務，課程分作六種，稱爲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內中射御是必修科，其他四種次之。射是射箭和戰爭技術的訓練，御是駕車，在車戰時代，這一門功課也是非常重要的，禮是人生生活的軌範，作人的方法，禮不下庶人，在貴族社會中，是最實際的處世之學。樂是音樂，是調劑生活和節制情感的工

說

士

具，士無故不輟琴瑟，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正可以代表古代士大夫對於音樂的愛好和欣賞的能力，奏樂時所唱的歌詞是詩，在外交或私人交際場合，甚至男女求愛時，都可用唱詩來表達自己的意思，這些詩被記錄下來，保存到現在的叫詩經。書是寫字，數是算數，要當一個政府或地方官吏，這兩門功課也是非學不可的。

士不但受特殊的教育訓練，也受特殊的精神訓練，過去先民奮鬥的史迹，臨難不屈，見危授命，犧牲小我以保全邦國的可歌可泣的史詩，和

刑峻法以外，尚有賴於輿論的制裁。今天法有疎漏，而人却太聰明，「取不傷廉」的機會很多，枉法徇私的辦法儘有，誰是貪污，很難從公事上，從帳面上查出，必須是察其所言，觀其所行，才能確認。而政府執行再力，監督再嚴，總是耳目難週。唯社會輿論制裁，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貪污者才絕對逃不出天地之間，故如何扶植公意，發揚輿論權威，也爲肅清貪污的要圖之一。

最後，我們還要認清一個現實的問題。貪污固由於心術不正，但既能做官，多少是比較「學而優」的人物，在心術上未始不受過良好的訓練。「性相近，習相遠」，心術由正而變爲不正，要亦由於客觀環境所使然。黑眼珠本見不得白銀，而現在物價如何高漲，生活如此逼人，中下級公務員，憑月薪所入，實在談不上仰事俯畜，一旦遇有機會，抑何怪其順手就抓？現在貪污之風，可以說愈邊遠爲尤甚，愈下層爲更熾，前幾年蔣廷黻氏過衡，曾有「無不貪污的鄉長」之慨，而事實上，一個鄉公所，到現在辦公費還僅只千元，又何怪他們要法外開源，大貪特貪？故如何保障公務員生活，使其足以養廉，說來太平凡，毋甯是更根本的辦法。我們平時耳聞目擊，實在感觸太多，特陳數義，希望上下勉力。

新 奇 春

蘇 廣 百 貨 綢 緞 疋 頭
地 址 福 州 大 橋 頭

福州復興汽車公司聯營處

▲ 促進復員工作 ▼

▲ 維持市區交通 ▼

班車準
確
管理周
密

吳 吟

食人之祿忠人之事的理論，深深印入腦中，在這兩種訓練下，養成了他們的道德觀念——忠，忠的意義是應該把責任看得重於生命，榮譽重於安全，在兩者發生衝突時，毫不猶豫犧牲生命或安全，去完成責任，保持榮譽。

在封建時代，各國並立，士的生活由他的主人諸侯或大夫所賜的田土維持，由於這種經濟關係，士只能夠效忠於主人。到了秦漢的統一的大帝國成立以後，諸侯大夫這一階層完全消滅，士便直屬於君主於國家，忠的對象自然也轉移到對君主對國家了。士分為文武以後，道德觀念依然不變，幾千年以來的文士和武士，轟轟烈烈，為國家為民族而鬪爭，而流血，而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後繼，悲壯勇決的事迹，史不絕書，甚至布衣白丁，匹婦老嫗，補鍋匠、賣漿婦、乞丐妓女，一些未受教育的平民百姓，在國家危急時，也甯願破家殺身，不肯為敵人所凌辱。深種從上到下，幾年來的一貫信念，是我國的立國精神，是我中華民族始終昂然永存，歷經無數次外患而永不屈服，終能獨立自主的眞精神。

士原來受文事戎事兩種訓練，平時治民，戰時治軍，都是本分，春秋時代列國的卿大夫，一到戰時便統率軍隊作戰，前方後方都歸一體（晉名將卻縠以敦詩書禮樂見稱，是個著例。）到戰國時代，軍事漸漸專業化，軍事學的著作日益增多，軍事學家戰術家戰略家輩出，文官和軍人漸漸開始分別。可是像孟嘗君、廉頗、吳起等人，也還是出將入相，既武且文，漢代的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將軍後將軍都是內廷重臣，遇有征伐時，將軍固然應該奉命出征，外廷的大臣如御史大夫和九卿也時常以將軍號統軍征伐，而且文武互用，將軍出為外廷文官，外廷又臣改官將軍，不分畛域，末年如曹操、孫權都曾舉孝廉，曹操橫槊賦詩，英武蓋世，諸葛亮相蜀，行軍時則為元帥。雖然有純粹的職業軍人如呂布、許褚之流，純粹的文人如華歆、許靖之流，在大體上仍是文武一體，一直到唐代李林甫當國以前，還是邊帥入為宰相，宰相出任邊帥，內外互用，文武互調。

李林甫作宰相以後要專位固寵，邊疆將帥多用胡人，胡人不識漢

字，雖然立功，也只能從軍階爵邑上陞遷，不能入主中樞大政，從此文武就判為兩途。安史亂後的郭子儀，奉天功臣李晟，雖然名義上都為宰相，都是漢人，都通文義，却並不與聞政事，和前期李靖、李勣出將入相的情形完全不同了。經過晚唐五代藩鎮割據之亂，宋太祖用全力集權中央，罷諸將軍權，地方守令都以文士充任，直隸中樞，文士治國，武士作戰，成為國家用人的金科玉律。因之文士地位日高，武士地位日低，一味重文輕武的結果，使宋朝成為歷史上最不武的時代。仁宗時名將狄青南北立功，作了樞密使，一些文士便羣起攻擊，逼使失望而死，南宋初年的岳飛致力恢復失地，也為宰相秦檜所誣殺，文武不但分途，而且成為對立的局面。明代文武的區分更是明顯，文士任內閣部院大臣，武士任官都督府衛所，遇有征伐，必以文士督師，武士統軍陷陣，武士即使官為將軍總兵，到吏部辭見時，對吏部尚書必須長跪。能彎八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一般青年除非科舉無望，纔肯棄文就武，武士成為只有技勇膂力而無智識教養的人。在社會上被目為粗人，品質日低，聲譽日降，偶而有一兩個武士能通文翰吟詠，便羣相驚詫，以為儒將，偶而有一兩個武士發表對當前國事的意見，便羣起攻擊，以為干政。結果武士自安於軍陣，本來無教養學識的，以為軍人的職責只是作戰，不必求學識，這種心理的普遍化，使上至朝廷，下至閭巷，都以武士不文為當然，為天經地義。武士這一名詞省去下一半，武而不士，只好稱為武人了。

近百年來的外患，當國的文士應該負責，作戰的武士，亦應該負責。年來的艱苦抗戰，文士不應獨居其功，大功當屬於前線流血授命的武士。就史實所昭示，漢唐之盛之強，宋明之衰之弱，士的文武合一和分立，殆可解釋其所以然，古代對士的教育和訓練，素加以重視，尤其着重道德觀念——對國家對民族盡責的精神的養成。要提高高士的社會地位，必須文事和武事並重，這是今後全國所應全力以赴的課題。

本刊廣告刊例

甲種 四萬元
乙種 二萬元
全種 十二萬元
半面 六萬五千元

現代智識階級之責任

吳家鎮

這裏所謂「智識階級」，當然是廣義的；無論他或她，是一個讀書的人，或者是從事農工商等界的人們，只要是受過初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都可以稱為智識階級，或有智識的份子，我們知道；現在國家建設的責任，既然寄托在全體人民的身上；而全民政治的責任，又希望有一些良好的智識份子去負荷，去推動。那末，誠如顧亭林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正是今日的智識份子，挺身而出，來担負天下國家重任的時候了。

講到智識份子，對國家社會來盡責任，據我看來，至少是有兩種形式的，第一種形式，就是自己直接的去參加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政治活動，如像幾個月以前所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儘有各黨各派去參加的一樣，或者是在自己桑梓所在的地方，去參加縣參議會，省參議會的選舉與被選舉。第二種形式是將各人所學所知，所能所行，從多方面來貢獻於國家社會。

中國的讀書人，即號稱所謂：「智識份子」，向來就有一種脾氣，總是喜懼一方面來徒講學，一方面又要奔走於名利之場。在所謂：「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煙幕彈下，來幹政治活動，獵取功名富貴一些的古當；最古老的例子，就是孔丘、孟軻、荀卿這一般人，所遺留下來的許多的榜樣。固然，我們曉得，國家的全盤政治，如果智識份子，都不肯積極去參加，熱心去推動，那末，縱然我們要「窮則獨

善其身」，「各人自掃前門雪，莫管別人瓦上霜」，也是無法做到的。不過我總覺得，我們現在，喜懼直接去幹政治活動，而忘記了書生本分的人們，似乎是為數太多了！若果大家都不願意「安貧樂道」，「講道德說仁義」，「以學術人格來救國救民」，只知會向官場裏面去「鬼混」，去「混水摸魚」，其結果，便是「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官國」，只見有「官」，而少見有「民」，這還成一個什麼世界啊？！

還有一層，在這些智識份子，所謂：「士為四民之首」，還沒有直接參加政治活動以前，大家都會口口聲聲的叫道：「我們要替民眾謀利益」「我家要替大家求幸福」。但是一旦黃袍加身。飛黃騰達的時候，便只知為個人爭權利，替自己搶地盤，談不到什麼民眾，看不見什麼同胞。這不是所謂：「信誓旦旦，不思其反」「食言而肥」吧！

我還覺得他們直接參加政治活動的最大毛病，就是「黨同伐異」，「彼爭此奪」，把國家社會的大事，攔在一邊，或者是明知故昧；只求一黨一派的勝利，一人一己的發展，這末一來，所謂：「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不過變成了他們「政爭」「黨爭」的「護符」「擋箭牌」，其足以損傷國家，危害民族，是何等可怕而可痛的事情呢！我們回想到漢朝黨錮之禍，明代東林之禍，不是值得我們戒出：「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吧

！我們又回想到，法蘭西黨派之多，黨爭之烈，要超出於任何現代國家之上；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縱有馬克諾著名防禦工事而不守，竟恬然晏然而作城下之盟，更不是值得我們叫出：「以錮為鑒，可整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吧！

所以筆者個人的主張，以為是第二種形式，即將各人所學所知，所能所行，從多方面來貢獻於國家社會，而不必身居廟廟之上，心在名利之場，這是最堪重視，最宜提倡的，譬如現在美國的智識份子，他們多半不願意到政治界去活動，去競爭，以為是報酬有限，希望無多的；反之，都要投身於實業界、經濟界，大可以席豐饒厚，願指氣使的。大可以白手成家，面團團作富翁的。古語有云：「士不如農，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所以他們眼中所見，心中所想的只是「黃金萬能，黃金世界」，而不必如我國智識份子之「官吏萬能」「官吏世界」的。

像這樣，大家跑到實業界去而不跑到官界去，固然是好事；但我還希望有大多數人們跑到文化界、學術界，或教育界裏面去，這些教育界或學術界，從個人的名利說起來，固然要比實業界差得多，差得遠，然而從國家及民族立場說起來，如果多數的人們對文化有貢獻，對學術有創造；對教育有改進，其裨益之大，獲利之宏，是無可計算的，是無可比擬的。那末，「有志之士，曷興乎來」！

人物論

林語堂

坦 夷

被稱為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近年住在美國的時候多，回到國內的時候少。他在美國享有像在國內般的文名。抗戰期中，他曾一度回到重慶。他說美國好，人家罵他；他說易經很有意思，人家也罵他。他在國內毀譽參半，但在美國却得到一致的稱許，這裏看出中美兩國人物評價的不同。林先生在中國寫文章，在美國也是寫文章，美國人就是一個文章家來看林先生，覺得他的為人爽快而坦白，聰明而機智，思想新銳，文章酣暢，十分可愛；我國人却要在文章家以外來看林先生，好像林先生負有許多責任，他要幫同政府痛斥反對黨的行動，他要幫同大人先生挽救陷溺的世道人心，他要幫同學校的訓導主任使青年們循規蹈矩，於是對於林先生失望而譏訕了。

林先生天縱之資，思想文章皆別有風致，讀過他的書的人都知道。他的英文比國文寫得更跌宕可喜。這樣難能可貴的文才，我們應該十分地愛護他，一般譏訕他的人寫得出嗎？

他成名得很快。民國十二年回國，十四年便在北京以文學界思想界一顆彗星的姿態出現。這時廈大正延致學者名流，他是漳州人，遂在萬眾喝采聲中回到桑梓服務。他招魯迅、顧頡剛、沈兼士、孫伏園諸人到廈，廈大文學院的聲光震燦一時，就有人忌他。他是個儻瀟灑的人，毫無地位權利之想，可是忌他的人却說他要做校長，有些愛他的人當真替他策畫奔走，欲促成其事，於是林先生成為校方猜懼的目標，做事阻力橫生，魯迅等皆不快辭職，林先生覺得對不住朋友，十分憤慨，廈大第二次風潮就以林先生的憤慨而爆發。忌他的人挑撥中傷不必說了。愛他的人招搖生事，愛之適以害之。總之，天下事庸人自擾，往往如此。林先生離開廈大後，便不再回來福建，林先生的生活和思想，上海這樣社會於他還嫌得侷促，更無論福建了。

林先生著作等身，每本書皆清新可讀。英本的「吾國與吾民」一書，被選為一九三七年全美最被愛讀的十大名著之一，因此文名大著。人們有以書中暴露了許多民族的弱點短之。林先生不是外交官，他只是文學家，不負替國家民族宣傳的義務。他要寫國內社會生活諸相，自不能為纏腳多妻隱諱。我們讀蕭伯納的戲劇，也不會為英國社會的暗黑面隱諱，英國人並不以此短之。記得春秋時候：「齊索鐘鼎於魯，魯以其偽往。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將聽。魯君欲樂正子往，對曰，君胡不以真往？魯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林先生忠實的寫作，坦白的批判，是有其理由的。

林先生認識西方的文明，但也了解本國的文化。他的治學與辦事；系統的、分類的，是受過科學洗禮的，他的生活和享受；深奧的堂院，滿架的線裝書，案上爐子裏裊着細細的烟，清香撲鼻，他穿着寬綏的長服，一口一口呷着清茶，却純粹是中國式。這恰恰與一般時人相反。一般時人，治學是理路不明，雜亂無章，辦事是枝枝節節，緩急顛倒，完全是中國的方式；而生活與享受，却是窄衣硬領，吃西餐，喝咖啡，惟恐其化之不洋。後者如難逃俗惡之譏，我們對於林先生自益致其欽佩之忱。

林先生現在是聞名世界的文人，僑居美國繁華的城市，富麗的屋宅，著書講學，茶會郊遊，過着十分適意的生活。他在戶口冊中，職業一欄，寫着「著述」兩字。我想著述在我國只是個副業的副業，一個文人如單靠著述為生，惟有餓死，單就職業一點來說，國內社會已經容納林先生不下，何況俗論又是這樣刻薄與無聊呢？

◆ 請 批 評 請 訂 閱 ◆



艱苦的時代與詩人的態度

細 言

看到一份最近

在被遺忘了的陪都重慶出版的刊物，上面有一篇馮至先生的文章，題目叫做「杜甫與我們的時代」。篇幅不長，只有三千多字，一口氣便把它讀完了。和他的詩一樣，馮至先生的散體文章寫來總是那麼親切有味；而這一篇短文，讀了後尤其感到興奮，彷彿給道出一個久久埋藏在心裏的祕密。

首先讓我抄下他文章中的一段：

「一個過去的詩人在百年後，甚至在千年後，又重新被人認識，又能發生作用，在文學史上是數見不鮮的事。人們把這現象稱作「某某的再生」。所謂再生，按照情形的不同，有的由於「同」，有的由於「異」；前者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在過去某某詩人的身上發現同點，起了共鳴；後者是一個時代正缺乏某某詩人的神情，需要他的補充。以近三十年而論，在民十左右，青年人的情感經過五四運動得到解放，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社會上以及兩性的關係上都不易尋得出路，於是陷入感傷的與頹廢的狀態，所以後主詞、漱玉詞，甚至飲水詞和兩當軒集都成為當時一般青年心愛的讀物了。這是由於「同」。至於同時興起的對於屈原的不斷的研究與推崇，可以說是由於「異」，因為楚辭裏那樣豐富的想像，強力的表現，濃摯的深情，正是當時所缺乏的。再以介紹西洋文學而論

，在為自由而戰鬥的狂潮中，誰不會神往於擺動的英姿呢；等到情感氾濫得不可收拾時，歌德與梵樂希也有人感到需要了。——這「同」與「異」的兩個因素，我們不願意估計牠們價值的高下，但如我們給牠們下一個比喻，那應由於「同」者，有若尋友，由於「異」者，有若求師。尋到了朋友，則可以哀樂共享；可是得到了良師，則不是那樣簡單，自己還要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有所獲得。」

這一段對詩人再生的說明，非常真實確切，值得玩味。馮至先生認為現在我們和杜甫的接近，無論是由於「同」或由於「異」，兩方面都需要他。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和杜甫所處的時代，艱苦的程度或不同，大致情形則很相似。尤其是在杜甫詩裏所表現出來的征役之苦，賦歛之繁，流亡者的心境，貧富不均的現象，淪陷區人民的期望，以及土地收復後還鄉的欣喜等等，無一不可以作現在的情景的寫照。馮至先生說：「我們讀這些名詩與名句，覺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並且好像也是我們現代人民的喉舌。」我們甚至還可以說，中國歷代所有作家詩人的作品，沒有一個能够使現代的我們讀了之後，有如杜甫的名詩名句那樣，富於現實性和親切味的。

「新唐書」本傳記杜甫「少與李白齊名，

時號李杜」，在當時杜甫便和李白並稱於世，後來的批評家則更把他們兩人作種種比較研究。有些人認為杜甫所表現的是人間的，而李白的表現則是超人間的，彷彿李白的成就還在杜甫以上。實則，他們兩人表現的不同，決不是才能高下的問題；如果以才能高下的標準來衡量李杜，那將是一種胃瀆之舉。正確的理解，應該是，當着一個艱苦的時代和動亂的現實，對付艱苦現實，大致不出兩種態度：不是逃避，便是深入。李杜兩人的作品便是這兩種態度的表現。崇拜李白的人百般讚美他、誇揚他，把他看作凡人以上的超人。但我們知道世界上並沒有真正的超人，是人總是生長在大地上，兩腳站立在大地上的。上面我們說到兩種對付艱苦現實的態度，不論是逃避或深入，總之都根生於現實。逃避現實並不能脫離現實。為什麼要逃避？乃是為了不滿現實、反抗現實。無抵抗也是反抗，不過是消極的反抗。作為道教徒的詩人的李白，他留給我們後人的雖然是一個超人似的飄逸與酒脫，不過他實在是有他的痛苦的。我們在這裏不必去費力探索道家思想的泉源，即在李白本人的作品裏，也很容易了解這一點。歌唱「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對酒」）的李白，也曾經歎息過「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古風」）的。正因為他曾經有過很深刻的入世意念，失敗了，碰了壁了，才轉過來唾棄現實，逃避現實。杜甫

面子問題 (下)

——閒話舊「面子」——

王夢鷗

孟子說：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也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我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這幾乎近於另一形式的「見侮不辱」的做法了。所以另外一派講面子的人，就不大贊成這辦法。他們對於禮制中的「制」法，要使之發生強制的力量，就是你若不愛面子，我可用刑罰協助，強迫你自愛。這論調在後世出入於「儒」「法」的儒者理論中，便往往援法入禮，於是，論於禮，便入於法了。

這種使面子規則發生強制作用，可以想像為一種風俗法規，或生活習慣法規，就其作用說，則又似是一種「警察法規」。比如他們說

總算是一個能够了解李白的人，他就為李白嗟歎過「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呢。然而逃避又有什麼用？人總歸是人，不是神。李白的痛苦，就寄存於他的飄逸酒脫。讚揚李白是超人的人，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認識李白！

杜甫的情形便不同了。杜甫反映艱苦時代的名句名作，知道的人非常多，自然用不到在這裏舉引。和李白相反，現實愈醜惡，時代愈艱苦，杜甫的用世的意念愈深，救世的思想愈切。逃避現實的究極作用是獨善其身，深入現實的究極作用則是兼善天下。不論獨善其身的願望能否如願，兼善天下的大志能否達到，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的距離的，應該給以不相同的評價。對李杜兩人的作品，有人說，反映時代不是詩的唯一職務，能忠實於現實的固是好詩，不能忠實於現實卻能創造一種境界的，也是好詩；譬如風景畫，立於近的觀點而使一松一石形容畢肖的，可以成功好畫，立於遠的觀點，但有層層疊疊，雲烟縹緲的，也未嘗不可成功好畫。這種說法，是很有問題的。不忠實於現實，卻能創造一種境界，實在是一件不容易想像的事情。李白的作品，不能說不忠實於現實，只是他是一個因為內心充滿苦惱，在作品表現上也到處顯露出矯情的詩人罷了。在這一點上，杜甫是應該獲得較高的評價的，尤其是在生活在現時代的我們的眼中。正面地訴說出現實的醜惡和時代的艱苦，難道不比逃避現實更值得讚揚嗎？馮至先生說，「為什麼與杜甫同時而又與杜甫同享盛名的李白與王維，就不能這樣替我們說話，他們不是同樣經過天寶之亂嗎？這樣一問，杜甫就不只限於我們的

朋友了，他對於我們已經取得了師的地位。在這一點上，也許我們更需要他。」是的，我們實實在在更需要他，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遠比天寶之亂更艱苦的時代，難道我們竟能因現實的醜惡而逃避現實，因時代的艱苦而拋棄時代嗎？

無論在「同」的方面或「異」的方面，我們都需要杜甫。他是我們的友，也是我們的師。正因為他不但是我們的友，還是我們的師，所以我們才意識到自己所荷負的時代的重量，才感覺到自己所應有的努力與所應走的道路。

——八月二十二日夜

三公司海運聯營處

便利復員工作
促進省產外銷

總處：福州中州路前
電話：二八八七、一七八七、一七八三

辦事處：福州中州路前
電話：二八八七、一七八七、一七八三

上海分處：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
電話：六六六三

台北通訊處：漢口四條通
電話：二二二〇

廈門分處：廈門西門外
電話：二二二〇

汕頭分處：汕頭西門外
電話：二二二〇

溫州分處：溫州西門外
電話：二二二〇

各口航運

地址：福州中州路前

松茂肥皂

皂肥通普有

力效之上以倍兩

$$I > 1 + 1$$

「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也」。又說：「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都是警察的意思。

歷史上，沒有這警察法現的名詞，有之，即是一般士大夫維持的「風化」。所謂風化，就是輿論力量裁制面子而使之得「中」，但到了輿論裁制不下之時，則起用「不敬」、「不孝」等玄奧的名詞納入於法網裏。

在君主專制時代，單是一個太一點的「不敬」之罪，就可以判成十年徒刑。比如漢儒夏侯勝之入獄，即是一例。比這大不敬更大一點的，還可以判成「大逆不道」，以至於斬首，如文學家孔融稽康，又是一例。

面子是微妙的，判決面子罪狀的名詞，也是微妙的。比如「不敬」，但，什麼是「敬」呢？這定義，怕只有皇帝自己知道的。假如不敬，得如偷雞摸狗或殺人越貨一樣明白，則面子的非倒少了。

所以用強力維持面子，並無補於實際解決面子的糾紛。有時反至因強力可以維持面子，則嗜好面子的人，可不由面子上——亦即不由禮儀上取得面子，而反盡力於強權暴力的奪取，以為有了強權暴力，就够維持面子了。

由這點意識的伸張，於是面子的意義就完全變了。變做有財與有力便是面子，而不管其財力是如何取得的。爭暴力，發橫財，也成為爭面子的事業，社會的默許與鼓勵。嚴格的講，到那樣時代，所謂面子，已經不是原來的面子，而爭面子的事情，只是劫奪罷了，只是在那名為「體面」的薄膜底下，進行人與人的爭權奪利罷了。

古之人，把面子說得那樣高貴，結果所發

生的事實，却如此不幸。因之，他們常歸怨於「周衰政息，諸侯力政，惡禮樂之害已，盡去其籍」。接着又「遭秦禁學」，於是面子的規則殘缺不具，面子無規則可依，於是大家便也不要面子了。

他們話雖如此說，但暗裏也知道諸侯為什麼會惡禮樂之「害」已。禮竟至於會「害」人，除去被害者有過失之外，而禮的本身也是有問題了。

這時的面子問題，儒者一面責備諸侯不守「分義」：卑小的「犯亂作亂」；尊長的「越禮傷尊」。而一面却也提出修正意見。於是說「禮，時為大」，又說：「禮，變而從時」，又說：「有其禮，有其財，而無其時，君子不為也」，又說：「禮，雖先生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這許多都是主張隨時修正面子的。因之，隨後就有「三世」說，「三統」說，「五德」說，說禮之時世不同，須因時制作。

不過這三五的說法，都只講國家體面的改變，而不及個人的禮。屬於個人的禮，却只剩高堂生一個老頭兒給藏下一部殘破的面子經，彼此相傳着，都忘了牠是否合「時」。

其實，人們不守分義，把面子攪翻了，才不過是原因之一。而不合時的面子經，強當做現社會的面子，使得人是新的，而面子是舊的，表裏不稱，新舊不合，結果，人們去「禮」而存「貌」，去「實」而存「名」，則後世所謂「禮貌」云者，實只是那貌似神離的空面子，又不但是沒有分義。

現在，若更提出那付老面子，又怕其中不是沒有了禮的成分，並且是「面」無人色了

然則，現在我們可以不要面子麼？

像那沒有人色的面子，就當不要。不過面子是一個人呈露於社會的人格表徵，牠不會沒有的。說得玄虛一點，就是我們還自認是「人」，自然會有一點表示其為人的「面子」。

古人對於面子，由絕對擁護進至主張修正。但他們並沒有修好，現在我們似乎必要加以一度刮垢磨光。在分義，在禮儀的規定上，加以一番新的估計與改造。

之後，若單靠法律維持或單靠自反的工夫，都是有流弊而且不夠的。除有好的政治經濟的條件，還需要好的教育培養牠。

說到教育，當就「親」與「師」最重要。目前的母親，和教師們，往往自己就是個不中不西不倫不類不十分像有面子的人。因之面子教育，倒要先教育他和她們，——女子和師範的面子教育。（完）

福州平水輪船公司

設 承 班
 置 託 配 客
 艇 周 物 貨 備
 到 速 迅 定 準
 確 速 準 間

衛 厝 王 洲 霞 巷
 八 五 〇 二
 八 五 〇 二
 公 司 電 話

總廠老店 洋洽 電話：二四一一
 總店 台江路 電話：二七三三
 支店：觀井路 三保路
 小橋路 中正路

民 天 食 品 廠
 支店：觀井路 三保路
 小橋路 中正路
 糕餅 魚露 醬品 水酒 燒臘
 本廠每逢星期特製星期餅乾廉價批發



全省中等師資所從出的師專

中 天

建國的首要在教育，教育的首要在於師資，為着師資的缺乏，福建省政府於民國二十七年設立中等師資養成所，二十九年改為師範專科學校。該校成立沒多久，却已三遷，最初設在永安下嶺，繼遷南平後壑，現在又遷到福州烏石山。抗戰時期設立的學校，房屋、器具、圖書、儀器，原已十分簡陋與貧弱，再經三遷，俗語有一句話：「三次搬家等於一場大火」。所以目前師專的物質狀態，我們實在無法恭維。雖然，我們却不能因此沒却師專的重要性。

教育與師資雖屬一事，但着手的方向却是相反，教育要從下而上，即要有好的大學生，必須先有好的中學生，要有好的中學生，必須先有好的小學生，小學是教育的基礎；反之，師資却要從上而下，即要有好的小學教員，必須先有好的中等師資，要有好的中等教員，必須先有好的師範專校或學院，師範專校或學院是師資的源泉，我常常說，教育是最最花錢的事，國家財政是這樣困難，各級教育同時辦好的程序，應該要先把職業和師資教育辦好，前者是富之，後者是教之。所以本省師專的設置，確是切要之圖，可惜因組織和經費的限制，現在還不能做到辦好的地步。

師專現設立國文、英語、史地、教育、數理化、藝術及體育等科，費少科多，財分力細，也是師專不能辦好的原因。因為它設科過多，名義上是一個專科學校，實際上無殊於一個大學，可是經費比大學差得多，而延致好教授，吸收好學生，也都爭大學不過。師專又是個成立未久，聲譽未隆的學校，更使辦理的人加倍困難。教育部會有人主張師專都改為師範學院，五年畢業，招收文理兩學院大學畢業生，加以一年的師資訓練，這樣學生的基礎得以擴大，教授的人才得以集中，實在是很好的事；不過也有一部分人認為師範學院與普通大學性

質不同，前者在養成師資，後者在養成人才，比如都是學化學，前者在養成化學的師資，後者在養成化學家，還是分開為是，以致這主張沒有實現。現在師專學生的質不大高明，教授的陣容也難整齊，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師專是全省中等師資的源泉，我們究竟要養成怎樣師資呢？教育家應具有的德性很多，積極方面，實在難以枚舉；消極方面，我們希望它替福建養成沒有狹隘的地方觀念的人，否則狹隘的觀念播散於各地中學，我們能夠希望將來省內有個和諧合作的社會嗎？能夠希望下一代人公正而偉大嗎？月前李伯義廳長對師專學生訓話，諄諄以消泯地方觀念為言，他是過來人，故慨乎言之。

揭貼標語，反對師長，自然不是良好的學風，但在中國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校長被牽着遊街，教授被押着離校，不是都有過了嗎？何況貼幾張標語。不過師生間相處，要有信仰與愛護的心情相維繫着，失去這種心情，便不容易相處。所以林希謙校長看到標語，立即辭職，是十分適切的處置，當局雖予以慰留，我們終希望他潔身遠引，退避賢路。話又說回來，校長如果該反對，就是與他同地方的人，也應該來參加；如果不該反對，不管甚麼地方的人，都應該有一點公道。反對與擁護，如以地方的分野為分野，顯見得擁護的並非絕無私意，反對的也不是公正。師專是全省性學校，學生來自每一個地方，東西南北，若各各樹起壁壘來，現在的學校，便是將來社會的縮影，一念及此，大可寒心。

師專應該改善的地方很多，日前該校召開校務改進討論會，全體教員都到，討論十分熱烈，其中也提到養成優良學風問題，我以為第一要養成寬容，協調，親愛，輯睦的學風，不再讓狹隘的地方觀念，欺凌，毆打的風氣再行滋長。



利用與被利用 二木

記得當我十一歲的時候，從一位姓羅的先
生講授左傳，看到鉏麴兩字，不曉得是甚麼意
思，先生便說這是一個刺客的名字，那時稚弱
的腦筋，從這殺氣騰騰的名字，再知道是一名
刺客，便推想他一定是個面目猙獰兇極惡的
人，也似比這前一年看到「鮪」「驪兜」的名
字，便料到不是個好人，和近年讀報紙，看到
「大麻子」「阿土生」的名字，便料定與拐匪
綁票有關一樣。先生講到：「宣子驟諫，公患
之，使鉏麴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
尙早，坐而假寐。」這時我真替趙宣子捏一
把汗。你想，一個是這樣勇猛的刺客，背景又
是這樣雄厚——奉旨殺人——一個是這樣斯文
的人，又是在那裏假寐，一刀砍下去不是完結
了嗎？那知接下去是：「麴退，歎而言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他
居然是這樣好人，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由是
我對於名字叫做「祥」「和」「佳」「良」這
些人物，不敢便信其為好人，而「大麻子」「
阿土生」中，也許還有不少是善良老實安分守
己的鄉下人。

事先，他大概不認識趙宣子，聽了靈公一
面之詞，以為趙宣子是個驕橫的權臣，所以欣
然便奉命去殺他。用現在的名詞，他是被靈公

利用。幸虧他是個有良心的人，發現了趙宣子
是個好人，他便自殺。不然，他便是個吠堯的
桀犬，全沒有是非之心了。這場面中，只有趙
宣子鉏麴兩人，趙宣子既還在假寐，鉏麴的獨
言獨語，不會有第二人聽到，這無非左先生描
寫他心理的話。可是左先生他描寫不夠深刻，他
應該於「棄君之命不信」之下，再補足一句說
：「受人之欺不智」，才是畫龍點睛。我想鉏
麴的自殺，最大的原因，還是慚愧自己上了靈
公的當。不過這難怪左先生，想來，左先生的
時候，利用人家的事情，是不常見的吧。

我對於被利用的人，十分同情，不單同情
，而且欽佩。你想，一聽說有個壞人，便就暴
跳起來，和他以性命相拚，這不是路見不平拔
刀相助的任俠行為嗎？儘管是被人利用，只要
不以「利」為動機，就冤枉了好人，其行為也
是可以原諒的。我們讀聶政傳：「濮陽嚴仲子
事韓宣惠，與韓相俠累有隙。嚴仲子懼誅，亡
去，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
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奉
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
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
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且夕得甘菹以
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
避人，固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

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
，將用為大人鷹犬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豈
敢有以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
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
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
。「嚴仲子與俠累只是私仇，史記中不詳俠累
的為人，我們無從判斷這回行刺聶政並不會冤
枉了好人；但聶政刺殺了俠累，報了嚴仲子的
仇，完全是任俠的行為，一點沒有得到嚴仲子
的好處，却是事實，這才是高潔的動機。假如
不是這樣，美國的暗殺公司，把你你要殺的人
相片給他，這就是驗明正身的意思，講好價錢
，快則三五天，遲則半個月，包管這個人會飲
彈死在他該死的地方，不都成了任俠的行為了
嗎？若使動機不在利，發現了所要殺的人原來
倒是好人，那麼像鉏麴般觸槐而死，並不希奇
，因為任俠有血性的人，懂得怎樣來處理自己
的。近來被利用的事情很多，但鉏麴般的人却
少，不見得被利用的人一直是被蒙在鼓裏，這
說明了此中不是單純的被利用，而是在做生意
，「老兄，事成定有厚謝」。

建言

第十四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編輯者 建言週刊社

發行所 福州南衙郵局第四號信箱

致知書店

總經理 福州中正路四十一號

廈門青年圖書出版社

廈門中山路一七〇號

印刷所 風行印刷社